

近 代 中 国

蒙古族人物传

张瑞萍 主编

布赫



内蒙古历史文化



近 代 中 国

320.52
154

NEI MENG GU
LISHI WENHUA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

主 编 张瑞萍

撰写人 张瑞萍 明月

赵之恒 李军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6号

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

主编 张瑞萍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新技术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32 印张:7.5 字数:151千
199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1015—270—X/K·37
定价:4.60元

序 言

特布信 郝维民

《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的作者要我们为本书写一序言，我们虽然对近代蒙古族人物缺乏全面的研究，但是觉得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蒙古民族在历史上，不独有成吉思汗时代震撼世界的奇迹，有元朝统一全国的伟业，即便对后来中国统一大国的形成发展也做出过重要贡献。历来学者们对古代蒙古族历史和人物研究甚多，因之人们也比较熟悉。但对近代蒙古族历史和人物研究者却少，熟知者就更寥寥无多。这固然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很不深入，我们多民族国家史的观念尚很淡漠，同我们对近代蒙古族人物看法偏颇要求过苛等也不无关系。

基于上述原因，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蒙古族人物立传，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以往，我国的蒙古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对于自己学术领域内的蒙古族重要人物，特别是内蒙古近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在研究蒙古史的过程中作过不同程度的评述，但是还没有人写出一部近代蒙古族人物传记。至于蒙古地区以外在全国各地活动并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蒙古族历史人物，则更是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亦无传记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也是我国近代蒙古族史研究的空白点。张瑞萍、明月、赵之恒三位同志的《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的出版，无疑为填补这个空白做了有益的工作。

我们对他们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表示祝贺与感谢。

这部近代蒙古族人物传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出发，除收入一部分人们较熟悉的蒙古地区的人物外，主要把 1840 年至 1919 年期间的一大批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全国各地任大臣、总督、巡抚、将军、都统等高级官吏的蒙古族人物收录进去。此外，还有一部分其他方面有影响的人物。作者经过辛勤的工作，在广泛搜集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 28 个重要人物的传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作了中肯的评价；同时对 124 人编写了简介，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在一本书里介绍近代前期 80 年历史中如此众多的蒙古族人物，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应该说，这是拓宽我国蒙古族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贡献。

依靠满蒙贵族联盟，清统治者先是在关外建立起王朝，以后又靠满蒙汉八旗兵进关打天下，逐步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就中蒙古八旗奉调征占各地，并就地驻防。这部分蒙古人及其后裔很早就从蒙古地区游离出去，散处在全国各地。他们中的上层，在清代历朝相继为官，成为名门世家，并进而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部分。他们的显贵，不完全因为他们是蒙古族，也不同于蒙古王公的世代承袭。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多是凭自身的真才实学而跻身高位。他们的学识才能完全可与同时代满汉官员中的佼佼者相匹敌。在近代，当外敌入侵中国的时候，有些人不顾身家性命，奋起反抗侵略，甚至不惜为国捐躯；有的人则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而去镇压农民起义；有的人成为辛亥革命的志士；有的人则在近代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建树了业绩。他们的经历虽各有不同，但是都作为中国

近代的历史人物留下了他们的名字。至于功过是非，后人自会评说。对这批蒙古人，蒙古史研究者过去还未及问津，中国近代史工作者也很少把他们列入专门研究的课题。本书作者，从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和观点出发，提出了这一课题。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搜寻资料，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研究，严格区分功过是非，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述其生平事迹，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部传记不仅能让人们认识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事实和道理，认识蒙古民族为缔造我们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对今天的蒙古族也将起激励、鼓舞、鞭策的作用，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振兴蒙古民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建功立业。这部传记的出版，还使我们联想到，如果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近代历史人物都能立传评述，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将会极大地丰富起来。本书只写了近代蒙古族人物中的一部分，对于蒙古地区包括王公上层在内的历史人物，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至于近代后期的蒙古族人物更需要写出传记续编。总之，研究近代蒙古族人物的课题，大有可为，深信学界同仁会尽力为之。

1992年9月15日

目 录

裕	谦	1
壁	昌	11
桂	轮	16
托	浑	19
文	布	19
赛	俊	26
柏	尚	28
花	阿	28
乐	贵	33
恒	沙	33
	纳	41
	善	48
	福	52
僧	格	57
林	沁	57
柏	莜	70
明	谊	78
白	凌	89
凌	阿	89
	弥勒僧格	89
倭	仁	96
崇	绮	106
立	山	111
伯	彦	117
彥	讷	117
讷	谟	117
祜		117
升	泰	122
尹	湛	129
湛	纳	129
纳	希	129
锡	良	136
巴	布	156
布	扎	156

荣	庆	163			
乌	泰	169			
陶	克	陶	177		
席	尼	刺	嘛	182	
贡	桑	诺	尔	布	190
特	木	格	图	196	

附 录

三 画:三 多(201)

四 画:云 亨(201) 长 春(202) 升 允(202)
 乌珍泰(202) 文 兴(203) 文 孚(203)
 文 荣(202) 文 晖(203) 文 廉(203)
 文 瑞(203) 文 蔚(204) 巴玉澡(204)
 双 寿(203) 双 喜(205)

五 画:古拉兰萨(205)玉 恒(205) 布 彦(205)

六 画:吉升阿(205) 成 玉(205) 西兴阿(206)
 那逊兰保(206)伊兴额(206)
 伊希·丹金旺吉拉(206)
 伊崇阿(207) 色楞额(207) 多隆阿(208)
 庆 英(208) 庆 禄(208) 廷 浩(208)

七 画:芬 车(209) 杏 芬(209) 杜嘎尔(209)
来 秀(209) 寿 勋(210) 苏彰阿(210)
苏噜岱(210)嘎达梅林(210) 阿彦泰(211)
希 元(211)库克吉泰(211)沙格德尔(212)

八 画:松兴(212)杰纯(212)旺都特那木济勒(212)
拉森乌力吉(212)英廉(213)罗布桑却丹(213)
图伽布(214) 依鄂额(214) 宝 菜(214)

九 画:柏 春(214) 奎 诚(214) 奎 焕(215)
春 禄(215) 荣 绯(215) 荣 惠(215)
荣 潘(216) 钟 云(216) 钟 濂(216)
钟 麟(216)

十 画:都兴阿(216) 都 伦(217) 恭 刹(217)
桂 城(217) 贵 成(217) 恩 存(218)
恩 合(218) 恩 佑(218) 恩 泽(218)
恩 隆(218) 恩特亨额(219)恩 瘣(219)
恩 麟(219) 倭什讷(219) 特图慎(219)
容 山(220) 继 昌(220)

十一画:萨木栋(220) 萨阴图(221) 萨炳阿(221)
崇 启(221) 崇 福(221) 崇 麽(221)
昆 源(222) 常 春(222) 清 锐(222)
清 端(222) 绰 旺(222) 续 昌(222)

十二画：博尔济吉特氏(223)博栋阿(223)联恩(223)
棍楚克苏隆(223)裕刚(223) 善 禄(224)
富平阿(224)富呢雅杭阿(224)富 春(224)
富森布(224) 谦 富(224) 满多布(225)

十三画：雅尔坚(225) 瑞 春(225) 瑞 常(225)
锡龄阿(226) 福 威(226) 福 润(226)
福 裕(226)

十四画：熙 春(227) 赫特贺(227) 满 泰(227)

十五画：增 韜(227) 德 英(228) 德 音(228)
德 顺(228) 德 胜(229) 德 铭(229)
德勒克多尔济(229)

十六画以上：噶噜岱(229) 变 清(229) 麟 兴(230)
麟 瑞(230) 麟 翔(230)

裕 谦

张瑞萍

裕谦(1793年—1841年),字衣谷,又字鲁山,号舒亭,原名裕泰,姓博罗忒氏(即博尔济吉特氏),察哈尔蒙古镶黄旗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英锐任事,力图革新的爱国主义者,是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满蒙大员中风毛麟角的抵抗派人物,也是为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的蒙古族英雄。此外他还是一位著述较丰的著作家,有《正俗外史规行》二十四卷、《悟雪桉诗初集》六卷、《悟雪桉诗二集》六卷、《勉益斋偶存稿》八卷、《勉益斋续存稿》十六卷、《裕忠节公(鲁山)遗书》行世。

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祖上三代都是清朝的名臣大吏。曾祖班第,官兵部尚书,在新疆剿办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中,以身殉职。祖父巴禄,曾任察哈尔都统,缓远城将军。父庆麟,曾任驻藏大臣,在裕泰出世的前五年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因对廓尔喀边界纠纷处理不当被革职,并褫夺诚勇公爵位。裕泰五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但时局变迁并没影响他少年时期所受教育和立志为官的决心。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年方二十五岁的裕泰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进士,选用翰林院庶吉士。又先后任职散馆和礼部主事、满洲蒙古员外郎等。道光六年(1826年)出任湖北荆州知府,因与职务更高的湖南布政使裕泰同名,经湖广总督嵩孚奏请,改名裕谦。道光九年(1829年)改调武昌知府,一任五

年。在荆州、武昌任职期间，他十分重视教育。道光七年六月（1827年），他在荆州发布《勤谕广设义学示》，^①号召各地捐款兴办义学。他自信“天下无不可教之人，无不可善之俗。与其以法绳之，何若以礼束之？”^②同时制定出对捐助义学有功人员的奖励办法。他还亲自巡视各地办学情况。道光十二年七月（1832年）他在武昌发布《勉励勺庭书院诸生谕》，八月撰写《增修楚北贡院记》，十月发《勉励江汉书院诸生谕》和《勉励勺庭书院文童谕》。次年，又制定《训蒙十二条》，发布《试毕助多士示》和《书捐乡会试场费牍后》等，这都显示了他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实干家。

道光十四年七月（1834年），他升任江苏按察使。十九年六月（1839年），迁江苏布政使，兼署巡抚，十二月实授。在江苏任内他不仅严于律己，为官勤奋清廉，体察民情，抑制豪强，平反冤狱，蠲免田赋，整顿吏治，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同时更加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每当他询访地方吏治利弊时，总不忘询问“该州县有无旧设书院、义学？是何名号？山长馆师延聘何人？修脯若干？内外课生童若干名？每名膏火若干？附课约若干名？是否该县捐办抑系地方有公租支应？现在是否敷给考课？每月几次？是否认真？”^③他甚至关心士子读书的勤惰，应乡试者有无帮贴卷价？应会试者有无帮帖盘费等。他还询问境内有无怀才抱德励品潜修之士？命地方官为他寻觅当地名人著述有关理学经济之书来阅读。这反映了他与当时那些醉生梦死，只知榨取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的不同。

裕谦还是道光年间清政府满蒙官员中较早主张严禁鸦片，做出卓著成效的人。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湖北武昌

知府任上，他就积极投入严禁鸦片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运动之中。他不仅指出了“鸦片烟产自外洋，毒于砒鸩，”^④“上干国宪，下病民生，数十年来银出外洋，毒流中国，患甚于洪水猛兽”等危害性，^⑤还制定了惩治吸食、贩卖、种植鸦片烟犯罪活动的条例。

西方侵略者决心用鸦片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因此非法的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不仅极大地摧残了中国人民的心身健康，也严重地危害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道光帝不得不下令各省督抚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对鸿胪寺卿黄爵滋提出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于是，围绕着禁烟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时正在江苏按察使任内的裕谦，坚决同林则徐等严禁派站在一起，赞同和支持“法当从严”，“重治吸食”的严禁方针，主张“惩一警百”。^⑥并在城乡广泛张贴《通饬查拿鸦片檄》，晓谕百姓限期戒烟。为杜绝上海洋船夹带鸦片流入江苏各地，他专门制定了严禁海上走私鸦片的禁令，采取了巡辑内河船只走私的各项措施，作到“清源遏流”。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至五月十五日（1839年6月3日至2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发起了虎门销烟的壮举，它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使全国的禁烟运动进入高潮。为将江苏的禁烟运动进行到底，裕谦决定坚决打击那些敢于包庇烟贩和公然贩卖从中渔利以及仍然吸食鸦片的各级地方官吏。这年七月，他发布了包括《委员查拿各属在官人役吸食贩卖鸦片檄》等二十

4 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

余项各种禁烟令,^⑦警告那些不法官吏,要求他们痛改前非,限期禁绝。裕谦还经常亲自深入民间乡里进行查访,一经发现,或有人举报,不徇私情,坚决从严惩办。据裕谦的记载,在江苏“各属拿办兴贩,吸食各犯,向拟遣军流徒统计不下二千名”,^⑧受到严办的管理盐务的吸烟官员刘囧等十余人,^⑨便是其中的一例。由于他的严禁主张和疾捷有力的禁烟措施,破获了走私贩卖烟案数百起,缴获了大量烟具和数以百两计的烟土,有力地配合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使江苏的禁烟运动硕果累累,在全国名列前茅。

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极端不义的掠夺性战争。英军首先进犯广州、厦门,均未得逞。六月七日(7月5日)侵略者统军北犯浙江定海,因定海总兵张朝发,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文官武将疏于防卫,将定海轻易让给侵略者,纵敌北上。七月十六日(8月13日),英军直逼天津白河口,向中国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并扬言,如不接受全部条件,仍必相战不息。以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投降派此时也乘机宣扬敌人“船坚炮利”,清军难以抵挡等谎言,并竭力诋毁林则徐、邓廷桢等禁烟派,说什么“英兵之来,实由禁烟而起”。道光帝也惊慌失措,赶忙派琦善赴天津求和,以重治林、邓之罪和到广州议和为条件,换取了英军的南返。清朝统治者以为大功告成,从此可以罢兵言和了,即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交涉,接着又下令撤了林、邓之职,交部议处。同时还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专办浙江军务,并谕江苏巡抚裕谦升署两江总督职务,掌管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盐、漕、河三大政务,同时还肩负着江南沿

海一带的防务，“所有征调防堵各事宜，责成裕谦一手经理”，^⑩足见道光帝对他的信任。此时不仅定海落入敌手，海门外洋也受到敌舰袭击，江苏沿海受到威胁。裕谦奉旨驰赴海防前线积极防御。他亲自查阅各个海口，依海岸地势修筑土墙、添设炮位，采买硝磺、借拨火药、筹支粮饷，使江南沿海的御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道光帝赞许他布防“尚属周密”。^⑪时人对他抵抗外来侵略、坚决捍卫民族利益的行动也给予了好评。

但奉旨专办广州交涉的钦差大臣琦善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取得洋人的欢心，琦善一到广州便解散水勇，拆除海防工事，裁减兵员，罢免抵抗派将领，导致了“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的恶果。^⑫使侵略者更加猖狂，不仅拒还定海，还偷袭攻占了大角、沙角两炮台。琦善还在英军的武力威逼下擅自与英国侵略者义律草签了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广州通商等条款的《川鼻草约》。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抵抗派也纷纷上书谴责琦善的卖国行为，要求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裕谦，也多次上书沥陈攻守制胜之策，反对主持浙江军务畏缩不进的伊里布，力主收复定海，首先使英夷陷于“容身无地，水米无资”的境地，“而后以克制之道，相机堵御”。做到这一步，“则英人欲进不能，欲守无藉，虽船坚炮利，不能为役矣。”^⑬他在《奏战守机宜折》中又指出，要想收复定海必须“潜师暗渡，守据险要，出奇捣击”，沿江各省紧密配合，则应“坚守口岸，多用小船，预备火攻，断其接济”。^⑭同时他还上书参劾琦善投降卖国的行为，痛数罪状五条。^⑮在抵抗派和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道光帝的态度又发生转变，于二十一年正月初五（1841年1月27日）再次对英

6 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

宣战，下令将琦善撤职查办，改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八省兵力开赴广州作战。并谕令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迫使伊里布不得不装出筹战姿态，在镇海添设防御工事，在招宝山威远城下海滩排订木桩，安装炮台，赶制大炮。但实际上伊里布是一个无能、误事，平日惟知顺从琦善，坐镇镇海，孤守一方，按兵不动，幻想侵略者会无条件奉还定海的家伙。他的畏缩不前激怒了道光帝。道光帝斥责他“似此畏葸，何能迅速奏功？”^⑩遂下令罢其钦差大臣，回两江总督本任，改派“忠直可恃，”^⑪平日办事尚属勇于负责的裕谦为钦差大臣，命其兼程驰赴镇海军营接印，会同余步云激励将士，一鼓作气，聚而歼之，进而收复定海。这更加坚定了裕谦抗英收复定海的决心，在《急宜乘时收复定海折》中，他不仅指出了收复定海的理由：“窃查定海据七省洋面适中腹地，为江浙两省门户，逆夷盘踞不退，则七省不得戒严，而江、浙二省尤不得安枕。”^⑫还指出了收复的可能性，并表明自己“设法进兵，以伸天讨”的决心。道光阅后答以：“佞性功成受赏，渴望捷音之至，勉益加勉，”^⑬对其表示赞赏和鼓励。

但在裕谦到达镇海军营的前两天，琦善、伊里布等已经以中国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代价，换取了定海的归还。经侵略军烧杀抢掠过的定海成为一片废墟，“城垣炮台，及近城十数里之内，人民庐舍，无不残毁，几乎鸡犬无遗”！难民多至数万余人，“栖宿无所，衣食无藉”^⑭为恢复定海的正常秩序，并防范英军的再次进犯，裕谦立即调令浙江按察使周开麒、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宁波知府邓廷彩等火速渡海，会同接收定海之总兵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从各地调集大炮、兵员择要设守；另一方面

又发放口粮，拨银盖房，抚恤难民，以收人心。为进一步巩固江浙海防，安定民生，裕谦还亲临定海，仔细勘查，积极布防，围筑土城扼险扎营，添兵制炮，招募水勇千余人，民船百余只，以便配合官兵作战。经过一段时间的筹防，“定海有兵五千余名，大小炮七十位。策应均已齐备，路径也已探明。”^②在镇海筹防期间，他提出了“以守为战，以御为剿”的方针，^③并广泛动员沿海军民同心杀敌，悬贴赏格，答应对杀敌有功者从优奖励。在他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江浙民众个个欲图杀贼立功。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闰三月中旬，随着伊里布卖国罪行和布防中的浮衍塞责的被揭露，道光下令伊里布来京候旨，两江总督由裕谦接任，仍为钦差大臣，督办江浙军务，还命他“到两江总督任后，将各海口防堵事宜办理妥协，即著折回镇海，调度将弁。”^④他针对吴淞、镇海分别为江苏浙江门户，但两处交通不便，昼夜兼程，必得旬日始到的情况，向清廷建议自己驻守嘉兴，居中调度策应。因嘉兴距乍浦仅八十余里，从乍浦无论到镇海、定海或吴淞顺风时一潮可达，另外嘉兴又有捷径可到上海。可见嘉兴为江浙适中之地，且为两省咽喉要道。这一建议得到道光的批准。此时正值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谕令要他离开广州驰赴浙江前线效命的圣旨。林则徐与裕谦素来相互尊重，在禁烟与反侵略战争中，更是肝胆相照。林则徐曾把“挚友魏源荐入裕谦幕府。”^⑤现在又要同在江浙前线抗击外国侵略者，这使两人都受到莫大的鼓舞。裕谦立即向道光帝上书提议由林则徐会同余步云主持镇海军营事务，赞扬林则徐“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⑥他准备在筹办完江苏的海上防堵、铸炮各项事务后，立即赶回镇海与“意中将倚